

段祺瑞的生與死

(本文插圖刊57頁)

●王楚卿

我怎樣進了段公館

一九二二年冬天，我才二十一歲，從家鄉來到北京城，想找個小事。有個親戚在袁世凱的太太于夫人那裏當保姆，我便去投奔她，找她給想點辦法。她說：「陸軍總長段祺瑞的太太張夫人，是我們夫人的乾女兒，我跟她說說，介紹你到段公館裏當差去吧。」經她跟張夫人一說，小事一端，自然一說便成。我就到段公館，見着了管事的孫榮貴，他派我先到馬號裏幫忙，說有機會再安置我。

當時段公館選在西堂子胡同，轉過年來，就搬到了府學胡同，我仍是在馬號打雜。段祺瑞有三輛馬車，養了六匹馬，用了十幾名馬夫，有趕車的，有跟車的，還有個號頭。我當時只是吃三頓飯，不拿工錢。宅子裏的罐頭盒、破鞋、爛紙，這些破爛的都歸我，每月拿到街上賣個塊兒八毛的，便是我的零花。再有就是馬夫們夜間短不了打牌，每天打個三五十銅子兒的頭錢，也歸我們三個打雜的平分，貼補着零花。

這樣幹了一年多，人緣總算還不錯。當然，

公館裏面當差的誰都管得着我，都是我的「婆婆」，只要誰一張嘴我就得滾。爲了吃口飯，我當然不敢得罪人，一味賣力苦幹，日子長了，大家便都誇我不錯。廚房裏先看上了我，把我要到廚房裏去打雜。沒有兩個月，號房又把我要過去了。

我在段公館裏的頭兩年，全是光吃飯不開工錢。一天，我和那位親戚一提，她又向段太太張夫人說了說。鬧了半天，貴人多忘事，張夫人早把我這個碴兒給忘了。經我的親戚一提，她這才跟管事的提了一聲，算是正式把我安插在號房裏了，每月可以領兩塊錢工錢。

當時段公館裏當差的人可真不少，光是號房就有內號房、外號房，一個號房裏都用着好幾個人。外號房裏有個傳達長，是山東人，名叫張秀峰，遇見有什麼人來拜會段祺瑞，都是他拿着名片進去回事。我在號房裏仍是什麼活沒人幹我就拾起來幹。晚上，這些號房們都湊在一塊打小牌了，我還得把白天來過的客人一個一個往號簿上面填寫。管事的看我辦事挺要強，便又給我弄了一份津貼。我和外號房的姓杜的、姓計的一共三

個人共領一個兵的餉銀，還起了個名字叫做「王杜計」，按月領下餉來由我們三個人平分。這就是管事的對我們格外體恤了。

自從安排到號房以後，除了按月領工資和津貼之外，還有一個指望，那就是分頭錢。原來段祺瑞好打牌，每天晚上都有人陪他打牌，輸贏差不離都是千八百塊，每天抽的頭錢積累下來，按月一分，這個數目應該也很可觀了。自打我進了號房，就盼望着分頭錢，可是每月分到手裏，也不過塊兒八毛的，微乎其微，使我很失望，日久天長，我才知道這裏面的內幕。

原來每天打牌抽下的頭錢，都放在段祺瑞的內客廳裏，說是歸他自己掌握，其實就是隨隨便便地放在那裏。在他客廳裏專有幾個跑上差的，都是一般油頭粉面的年輕小伙子。這些傢伙講究吃穿，還在外面胡嫖亂賭，錢不夠花了，就從頭錢裏偷，你偷三十，我拿五十，段祺瑞也不覺察。不但跑上差的隨便偷，有時候段祺瑞的姨太太，也從頭錢裏拿上幾十，段看見了也不過問。這樣一來，上差們混水摸魚更是隨便拿錢了。因此，我們分的頭錢還多得了麼！每分一回頭錢，我

就生一回氣，我想段祺瑞這麼大的人物，連家裏這麼點小事都管不清楚，還能把國家大事辦好嗎！

當時我出來做事，除了為掙幾個錢，當然還盼着有個出頭之日。段祺瑞當時是陸軍總長，後來又當上了國務總理，總算是政府裏數一數二的人物。我進了他的公館以後，也抱着「一種幻想：只要我把差使幹好了，跟着他，總能够慢慢混起來，弄個一官半職。可是我這個幻想不久就破滅了。」

有一天，有個上差來找傳達長，說：「總長找你哪！總長說把那個黑傢伙找來。」張秀峰聽了不高興，說：「人有名，樹有影，怎麼管我叫黑傢伙呀！」那個上差也回答得好：「總長那麼忙，他知道你是誰呀！等着你問話呢，快去吧！」這一來不但把張秀峰氣壞了，我們也都寒心了。張秀峰是個傳達長，每天要去見段回話。從號房到內客廳要經過三道崗，他能够長驅直入，雖然不能算是段的親信，總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吧。可是這位總長居然連他姓甚名誰，都不知道，叫他作黑傢伙，像我們這些人就更提不起來了。這還指望跟他混出什麼前程來麼？

後來我才知道，早年跟在段祺瑞左右的當差、馬弁，還有幾個被他提拔起來的，比如閻繁瑞、閻繁敬哥倆，原先都是在他手下當差的，經他提拔在李長泰部下，一個當了旅長，一個當了團長。還有曹一青和一個姓姜的，現在也都當上了營長。可是自從他的官大了以後，對手下用的人就不重視了，常說：「給你個差事也幹不了，給

你幾塊錢，吃碗飽飯，就不錯！」

他說的也是實情。在當時，我要離開段公館，想找個地方混碗飽飯，還真不易，所以我不敢再有什麼奢望了。不過，當一天和尚還得撞一天鐘，混下去再說，沒想到這一混就是幾十年。一直到段祺瑞被蔣介石邀請到上海，我才正式離開了段公館。

生氣時鼻子就歪了

段公館裏當差的、號房、馬號、廚房、花把式、裁縫師傅、理髮匠、當上差的、打雜的，再加上內宅裏的女傭人，老老少少，總有百十口人。我初進段公館，就認識個孫管事，以為他是公館裏的總管，當然這些傭人都得聽他的了，日子長了，才知道不是這麼回事。

就拿廚房說吧，段公館裏有兩個廚房。大廚房裏，打下手的不算，大師傅就有好幾位，紅案白案，手藝都不錯，什麼燕菜、熊掌，樣樣都拿得起來。還有一位西餐廚子叫楊瑞祥，公館裏宴會要用西餐，就歸他操持。廚房裏有兩個頭兒，一個姓倪，一個姓張。每月伙食開支，由這兩個頭兒輪流管事。這兩個頭兒據說都是有功之臣。怎麼叫做有功之臣呢？原來段祺瑞在清江浦當江北提督的時候，有一個協譚變了，這兩個廚子隨着段的家屬逃難，很賣了分力氣。因為有這場功勞，所以在公館裏態度蠻橫，有些事都得他倆說了才算。孫總管不過是按月由張夫人那裏領幾百塊錢，隨時開支，隨時報賬。有些事，總管作不了主，跟總管說不算數，還得聽這兩位廚房頭兒

的。公館的伙食都由廚房承辦，大米白麵是由陸軍部運來的軍糧，每天都用大鍋煮飯。後宅的副食雖然也歸廚房經手，一桌一桌按頓開上去，可是後宅的主食，在後院裏還另有一個小廚房承做。小廚房的大師傅是哥兒倆，姓段，山西人，我們都叫他們做段龍子、二龍子。後宅的小廚房專做好米飯、熬好米粥，伺候段祺瑞和他的太太、姨太太、少爺、小姐們。

段公館裏有功之臣，還不僅僅這兩位廚房頭兒，後宅裏有幾位老媽子，也是由清江浦提督衙門帶來的，跟隨多年，在太太面前都能說得上話。

除了這幾位功臣，就得數跑上房的小當差們了。他們每天在段祺瑞身邊伺候，自己覺着腰杆挺硬，瞞着段祺瑞在外邊花天酒地胡來，錢不夠花，就從頭錢裏頭偷。公館裏的當差們明知道他們胡搞，揩了大伙的油，可是又沒法對付他們，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。這幾個跑上房的越搞越不像話，後來有一個傢伙因為犯了白麵癮，死在街上了。大伙聽了，不但不可憐他，反而個個稱快，都說這才是報應呢。

另外還有幾個老人，都是在段祺瑞他爹手裏當差的，現在老了，幹不了什麼活兒，留在公館裏幹點輕活。我記得有一個邢寶齋，就是段父親手裏的老人，現在只管出門買點笤帚、簸箕什麼的，每月拿十塊錢工錢，吃碗現成飯。

號房、馬號，各部份的飯食都是按頓從廚房打回自己屋裏吃去。可是在東院單有一桌飯，天氣熱的時候，就在當院天棚底下擺上個圓桌面，

大家圍着一起吃。當差裏面，能够上這桌上吃飯的，只有號房、馬號的頭兒們（我們稱做號官、馬官）和那幾位老工人。東院離段住的樓房比較遠，他們幾個在吃飯時候，就東拉西扯，開個小玩笑。我因為常在那兒伺候他們吃飯，日子長了，倒從他們嘴裏知道了不少事兒。

比方說吧，有這麼一回事。因為這幾天廚房開出來的菜淨是蘿蔔，號官就說：「怎麼大師傅淨給咱們蘿蔔吃呀？」旁邊有人就用手往裏邊指着段祺瑞他們吃飯的地方說：「你想吃好的，到那一桌吃去！」另外又有一個搭腔了：「他呀，他沒有這個能耐！」說着用手一比劃鼻子：「人家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。你，成麼？」

用手一指鼻子，我知道，這就是指段祺瑞的。因為段有個特點，一生氣，鼻子就歪到一邊去了。我們常說「把鼻子都氣歪了」，原是一個比方，可是段祺瑞一生大氣，鼻子真會歪了。所以我們都在背後稱呼他歪鼻子，有時候還不用明說，只用手指鼻子，就是指他了。

可是怎麼叫「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」呢？當時我還不明白，一問別人，才知道在前清末年，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，他忽然帶頭給清家打來一個電報，說什麼兵力單薄，糧草缺乏，勸清家皇上退位。這一來就把清朝給交代了，成立了民國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，段祺瑞也當上了陸軍總長，執掌全國兵權，稱得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所以當時我們提到這一點，都對他挺心服。

可是那寶齋這幾個老人，提起段祺瑞來，都

彷彿挺不佩服似的。那寶齋常提，當年段祺瑞的父親在軍隊裏當管帶，段也隨在身邊。當時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漣漣的，挺不起眼。那寶齋實在看不上他，就說：「你這叫什麼少爺呀！一點也不愛乾淨。」可是段祺瑞總不改。那寶齋氣極了，就說：「你這個吊樣！」

那寶齋常提當年這些事，有的人聽得不耐煩了，便說：「你不是看不上他麼？他如今驚天動地，而你如今還得上街買管帶。」這句話把那寶齋堵得沒話說了，只好結結巴巴地說：「咱也不知道他有這一天呀！早知如此，也對他好點呀！」

日久天長，我從這些老當差的嘴裏，斷斷續續地知道了段祺瑞早年的歷史：

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大桃崗的人，兄弟三人，段行大。老二段碧清，久住在合肥家鄉，每年難得到北京來一趟，他的兒子段宏綱却跟着段祺瑞在外邊作事。老三段子猷，曾經做過井陘煤礦總辦等事。段還有一個妹妹，嫁給陳家，不幸丈夫早故，她便回到段家來，倚靠段祺瑞過活，我們稱她做姑姑奶奶。這位姑姑奶奶有三個兒子，大兒子陳宗友，曾經當過旅長。老段對於妹妹，感情很好，所以公館裏上上下下對於姑姑奶奶也都另眼相看，不敢慢待。

聽說，段祺瑞是在他姥姥家長大的，長大以後，就跟着他爹在營盤裏。他姥姥家姓范，每年不斷有人從合肥來看段祺瑞，大概都是段的舅舅、表兄之類，滿嘴合肥土話，穿着打扮也是鄉裏鄉氣。他們來到北京，在公館裏住上幾天，段祺

瑞就給個一百八十的，把他們打發走了。

段祺瑞的原配吳夫人，就是吳光新的姐姐，在我進段公館的時候，早已故去了。吳夫人生了一兒一女，兒子就是段宏業。段祺瑞對兒子管教很嚴，十幾歲了，還用鞭子打，可是長大以後，很不成器。段宏業當時在陸軍執法處掛名當了個提調，可是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，有時去，有時不去，平時總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吃喝嫖賭。兒大不由爺，段祺瑞想管也管不了，只好乾生氣。段宏業的老婆，姓秦，江蘇人，帶着孩子住在公館裏。可是段宏業却在外面另有小公館，三天兩頭，難得回一趟家。他娶的小老婆，都是從窩子裏面接出來的。他又喜新厭舊，過不了幾天，玩膩了，就把姨太太往濟良所一送，讓她再也見不着天日。吳夫人所生的女兒，嫁給合肥李家，李經義的侄子（李鴻章的孫子），名叫李國垣，生了一兒一女。段大小姐死得較早，她死後，靈柩還是由我護送到合肥的。李國垣後來又續娶了陳箴的妹妹。

段公館的上上下下

前面說過，我進段公館是由於張夫人的關係。張夫人名叫張佩衡，原籍陝西，大概也是官宦之家，和袁世凱是世交。袁世凱的太太于夫人只生袁克定一個兒子，沒有閨女，就把張佩衡認作義女。張佩衡見着袁世凱夫婦，一口一個爸爸、媽媽，非常親熱。段祺瑞斷弦以後，便由袁世凱主婚，把張佩衡嫁給了段祺瑞，從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袍澤關係之外，無形中又成了親戚。這

和袁世凱給馮國璋撮合婚姻一樣，都是他籠絡部屬的慣用手段。當時張佩衡經常到總統府裏去。那時袁世凱住在懷仁堂，于夫人住在福興居，儘管當時總統府門禁森嚴，可是張佩衡一打電話，就可以坐着馬車從福華門進去，通行無阻。後來每逢張夫人進總統府，總派我跟着車前去。馬車一進福華門，就有老媽子們迎出來說：「大姑奶奶來了！」真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，一去就是大半天，我們跟隨前去的人，也沒有在總統府裏少吃了飯。

張佩衡嫁給段祺瑞的時候，父親已經不在了，只有一個老母親也跟着進了段公館，一塊過活。張夫人姿色平常，人却挺正派，脾氣也很好，操持家務，井井有條，遇事處理公平，因此公館裏上上下下，對她還都心悅誠服。過門以後，生了四個女兒，沒有兒子。不過這位張夫人有一個毛病，抽大烟。經常和外太太兩個人躺在烟床上，對着烟燈，吞雲吐霧，還專門雇了一個姓劉的女工給她燒大烟。段祺瑞本人不抽大烟，而且最膩味別人抽大烟。張夫人抽烟，雖然背着，可是日久天長，沒有不發覺的道理，而段祺瑞也就裝着沒有看見，並沒有認真制止。

段祺瑞的大姨太太姓陳，一九一四年就死了。她留下了一男（小名小七）一女（小名小五），也沒有長大成人。不過這位大姨太太倒死得正是時候，由陸軍部庶務科經手辦的白事，真是轟轟烈烈。庶務科長楊子明就因為這一場喪事辦得好，當上了山東省濟東道的道尹。

二姨太太姓邊，保定人，只生了一個閨女。

三姨太太姓劉，我們背後稱他作劉三，一胎雙生，兩個兒子，小名十一、十二。十一死得早，十二至今還在。四姨太太也姓劉，我們稱她作劉四。五姨太太姓李，我們就稱作李五。

劉三、劉四、李五，都是段祺瑞花幾百塊錢買來的，大概出身都不怎麼樣。二姨太、三姨太的出身如何，我們雖然不很清楚，可是大姨太的父親陳亞泉，二姨太的哥哥邊紹卿，都在陸軍部裏掛了個諮議的名義，不用上班，每月可以收入一百二十塊大洋。外邊的看法怎樣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們公館裏面就有人看着不平，說：「當年的舊部下，前來報效的，申請多少次，碰上運氣好的，才在陸軍部裏批個差遣名義，一月拿個三四十的。這都是當年出生入死，有過汗馬功勞的人，不過如此。這些姨太太的親戚們，勝不動，肩不搖的，一個月倒是白花花的二百多塊！」

段公館裏面，除了上邊的太太、少爺、小姐們和下邊的當差、老媽子之外，還養了好些介乎上下之間的人。偶然來閑住的不說，經常住在公館裏吃閒飯的就有不少。其中有幾位是以客禮相待的，也許可以說是客卿吧。

一位是西席老夫子，姓張，名漢元，聽說是在前清的一位翰林。除了教少爺、小姐們讀書之外，在段祺瑞邀人作詩的時候，這位老夫子也被邀參加，一同吟風弄月。

還有一位是個大夫，名叫羅朗齋，豐潤縣人，我們稱他為羅師爺。羅當時雖然雙目失明，可是醫道很好，曾經給袁世凱治過什麼疑難大症。羅師爺很得段祺瑞的信任，邀他住在公館裏，上

上下有了什麼頭痛腦熱，就找他開付方子，抓劑藥吃。這個人脾氣古怪，外邊有人請他看病，他却架子挺大，輕易不肯出馬，要事先約定時間，而家裏下人有病，跟他一說，不管什麼時間，他讓人攙扶着顛顛巍巍地過來給你看病來了。他還有一個特殊脾氣，最煩病人向他敘述病情，要由他先診斷，看說得對不對。如果你先說病情，他就不開方子了，說：「你自己都知道了，還用我看病做什麼？」他雙目失明，醫理中的望、聞、問、切四項裏望字首先不能做到，不過他只要一捫脈，就能把病情判斷得八九不離十，所以公館裏上上下下對於這位羅大夫倒都十分相信。

羅師爺的兒子羅鳳閣，號慰生，是自小在段公館裏長大的。段看他聰明伶俐，相貌也長得不差，便認他作乾兒子。羅管張夫人就叫媽。當時陸軍部有四個副官，羅鳳閣也是副官之一，但他不到陸軍部去辦公，而是在公館裏替段祺瑞辦事。有些來客，段本人不願意接見時，便由羅代見。公館裏面收到的信件，照例先送到羅的辦公桌上，由他插由以後，再送給段祺瑞過目，等於是段的一個隨從秘書。這個人性情很溫和，在公館裏人緣很好。在袁世凱當權後，段祺瑞乘坐軍艦到武漢迎接黎元洪，羅鳳閣也跟着去了。途中羅鳳閣所坐的輪船發生事故，羅看情勢危急，便用軍刀將救生艇砍倒，放到水裏去，想坐救生艇逃命。不料輪船倒沒有釀成什麼大災，羅鳳閣却掉在水裏淹死了。羅鳳閣死後，曾經改派陸軍部副官韓賓禮到公館裏來替段看看公事，但只來了一個很短時期，以後就不再來了，也沒有另外派人

接辦這些事了。

為報恩國葬袁世凱

公館裏上上下下，都知道段祺瑞能够起來得這樣快，全靠袁世凱一手提拔。可是我們也認為，袁世凱能够當上總統，也靠段祺瑞大力擁護，沒有段祺瑞領銜發出電報，推翻清朝，袁世凱也不會登上總統的寶座。自從張佩蘅嫁給段祺瑞，兩家成了親戚，關係當然更進一步。張夫人不斷進總統府見于夫人，段祺瑞也經常在袁世凱的左右。誰都認為，段總長是袁總統面前數一數二的紅人。

可是他們兩人中間也免不了矛盾，聽說有一次段祺瑞還氣歪了鼻子。那就是袁世凱計畫成立陸軍模範團的時候，袁世凱本意叫袁克定當模範團的團長。段說：「我看他不行吧。」段堅持不同意，談了半天，沒有結果。最後，袁說：「你看我行不行呢！」這一來，段祺瑞沒話可說了，於是模範團的團長就由袁世凱自兼。段祺瑞口頭上雖然說不出什麼，心裏可在生暗氣。別人生氣可能不形於色，而段祺瑞一生氣，鼻子就歪到一邊去了。

到了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凱當總統還嫌不過癮，又想當皇上了。段祺瑞反對袁世凱稱帝，聽說他曾向袁世凱說過：「現在不可能，外面空氣太壞。」可是段祺瑞本人就在那裏造空氣。他和江蘇督軍馮國璋，都是袁世凱的左膀右臂，他們就常有電報來往。大概段祺瑞以為，只要我在這兒採取反對的態度，外邊誰也不敢承認。

蔡鍔離開北京的時候，是見過段才走的。陳宦到四川，臨行時也來見過段。蔡陳倆後來宣布獨立，反對帝制，都可能和段有關係。

段祺瑞因為反對袁世凱當皇帝，兩個人感情越來越壞，於是段便推說有病，躲在家裏，不出門，不辦公，也不見客了。

有人說，袁世凱爲了叫段擁護他當皇帝，還曾經親自到段公館來過一趟，這不是事實。因爲我就在號房裏，公館裏有這麼大的事，我不會不知道。又有人說，袁世凱因爲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，就派人送了一碗鷄湯給段，表面上說是慰問他的病，其實鷄湯裏下有毒藥，想把段祺瑞毒死，不料這碗鷄湯被段的一個姨太太喝下去，立刻毒發身死了。這也是捕風捉影的話。因爲段祺瑞的姨太太裏面，只有大姨太太死在一九一四年，正是袁世凱當總統的時代。可是當時還沒有搞帝制，段和袁的關係也沒有發生裂痕，所以大姨太太的死，與袁世凱毫無關係。還有一位二姨太太後來死在天津日本租界，那已經是袁世凱死後的事了。其餘三位姨太太，都死在段本人之後，可見這種說法毫無根據了。

不過，在段祺瑞最初稱病請假的時期，袁世凱倒是不斷派人往公館裏送東西。什麼鷄汁呀，參湯呀，差不多每天就有人送過來。段的病假是請一回，續一回。袁世凱的吃食是送一次，又一次。可是大家都知道老袁的手段毒辣，國務總理趙秉鈞就死得不清楚，不曉得他這些鷄汁、參湯是不是下了毒，所以段祺瑞當然不敢吃，公館裏也沒有人敢吃，只有倒掉完事。當時又沒有經

過化驗，其中是否下了毒藥，那就無從知道了。段祺瑞和袁世凱的關係，越來越僵。起先張夫人和于夫人還不斷通電話，後來連電話也不通了，兩方面的關係幾乎斷絕了。最後段祺瑞還搬到團河養病去了。

袁世凱在病危的時候，又把段祺瑞找去了。那一天，張夫人也去了。我跟着張夫人坐馬車進福華門到福興居去見于夫人，段祺瑞則坐汽車到懷仁堂去見袁世凱（段的汽車是馮國璋送的，連汽車夫一塊送到了段公館）。隨後我又跟張夫人到了懷仁堂。段的汽車擱在懷仁堂東邊，一排還放着幾輛汽車，記得是徐世昌、王士珍、段芝貴等人，其餘的人就記不起來了。我們大伙跟汽車的人，也很不少，聚在一塊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議論老袁的病情：

「總統怎麼樣了？」

「聽說還是發燒，心裏起急。」

「打緊板了，一時不如一時，恐怕好不了了！」

待了好半天，段祺瑞才從裏邊出來，臉色陰暗，顯得非常沉痛。本來嘛，自打北洋練兵，他跟老袁就是一個勁，時常來往，一見面就是一天。就爲搞帝制，兩個人才鬧翻了。段祺瑞請病假，日子久了，就跟革了職一樣，到末了老袁又把他找回來。聽說老袁表示很難過，段祺瑞也表示很難受。現在兩個人一見面，把從前的事一筆勾銷。老袁向大伙表示：「以後一切國是，都聽芝泉處理。」暗含着就算託了孤了，北洋的大權交給段祺瑞了。當然段祺瑞自己也以爲老袁一死，

以後天下大事非他莫屬了。

袁世凱死後，段祺瑞當上了國務總理，總攬國家大權。老袁鬧了半天帝制，不但沒問罪，還給來了個「國葬」。到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黎元洪還頒了一道大總統申令，說：「前大總統贊成共和，奠定大局，苦心擘畫，昕夕勤勞。天不假年，遭疾長逝，追懷首績，薄海同悲……」袁世凱死後，在懷仁堂開吊，雖然是中華民國了，應該行三鞠躬禮，但有些人感到「受恩深重」，不行跪拜大禮，似乎心裏頭有點過不去，所以靠近點的人，都在靈前按着前清的儀注，匍匐磕頭，開吊以後，靈柩送回河南彰德安葬。不但段祺瑞親自送到彰德，連張夫人也以義女的身分一同前去送靈。我也跟着張夫人去了一趟彰德，看了一次熱鬧。

移靈那一天，六十四抬大杠，由懷仁堂直奔前門。孝子袁克定是個癩子，腿脚不俐索，難為他打着個幡，一步一步走到西車站。從北京掛了一列專車，政府要人中關係較近的都隨車到了彰德。彰德當地，就像辦廟會看大戲似的，從四鄉趕來看熱鬧的人，真是人山人海。袁世凱的塋地在彰德西北角，離他宅子有二三里地。墳園的布置：兩旁站着好些個石人石馬，石人有文有武，松柏成行；有正殿，有東西配殿，上面都鋪着琉璃瓦，完全是皇帝陵寢的派頭。靈柩放在墳地裏一個大井口上，外頭是洋灰鐵筋做的，十分堅固。上祭時候，一律磕頭。葬後，就把墳塋的門砌死了。當晚大伙就乘專車回到北京。事後由北京前往祭奠的人，陸陸續續，三十、二十的，有很

不少，一直熱鬧了不少天。

袁世凱辦帝制，聽說都是袁克定的主義。袁克定從前還常到段公館裏來，因為張夫人的關係，管段祺瑞叫大哥。自打一開帝制，兩人就成了水火，完全敵對。這一回由於段祺瑞一手操持，給袁世凱辦了國葬，袁克定似乎很感激。我會聽他再三向段祺瑞致謝，說：「得虧總理！」

徐樹錚有才受寵愛

段祺瑞是當時北京政府數一數二的重要人物，不但北京軍政界的人經常要來到段公館裏問候起居，就是由外省進京的大人先生們也免不得要到段公館裏稟見、稟辭、稟謝。當時北京拜客正時行用洋式名片，可是還有些老人仍沿用前清時代遺留下來的紅拜帖。這些名帖，大大小小，形形色色，上面印着一行行的官銜、勳章、勳位。還有人爲了表示恭敬，在名片上面親筆恭楷寫上什麼「沐恩」、「受業」、「門生」等等字樣。號房裏面每天都要收進一大疊各種各樣的名帖。按着段公館的規矩，每天晚上都應當把當天來訪的賓客，按照名帖，一項一項謄錄在號簿上面。有時還要來實的地址、電話登記上去。段公館裏，內號房、外號房，辦事的人雖然不少，可是大家白天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都乏了，也懶了，抓這個功夫湊在一起總得來上八圈麻將。而這種例行而又繁瑣的謄錄工作，便落在我的頭上。自從我調到號房，十數年如一日，每天晚上必須把這件工作做完，才算告一段落。

段公館號簿上面的頭面人物，也就是當時北

京政治舞臺上最活動的角色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些頭面人物裏面，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徐樹錚了。徐樹錚是江蘇銅山人，秀才出身。我們背後都稱他小徐，他與段祺瑞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。在北洋練兵的時候，他在段祺瑞手下當一名小小的司書，不知怎麼被段祺瑞賞識上了，送他到日本士官留學。徐樹錚回國以後，就扶搖直上，成爲老段跟前頭一名紅人。我們都說，段祺瑞起來得快是袁世凱一手提拔，而段祺瑞提拔徐樹錚也和袁世凱提拔他自己一樣，而且有過之無不及。段祺瑞當陸軍總長，徐樹錚當次長，另外還有一個次長蔣作賓，可是部裏的事大小都是徐樹錚說了算。不但蔣作賓當不了家，連段祺瑞本人說的都不一定算數。因爲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說一不二，從不駁回，而老段吩咐下來的事，小徐却不一定照辦。我記得有這麼一件小事：有個姓李的在軍隊裏被撤職了，窮得沒有飯吃，寫信到段公館裏來投效，在信上申述了他被撤職的原由，請求段給他個差使。段看他說得可憐，已經答應給他個事了，批交徐樹錚辦理。徐樹錚簽呈上去，說：「查該員無大用處，批駁，驗過。」於是這件事就拉倒了。

徐樹錚到段公館來，是隨來隨見，而且用不着號房代他通票，他就揚長直入了。段祺瑞會見外客是在外客廳，而徐樹錚可以一直走進內客廳，和段見面。不過徐樹錚到公館來，也是談公事，三言兩語，交代完了，他就走了，向來就攔的功夫不大。他很少參加公館的宴會，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，照例是公事公辦，態度很嚴肅。

徐樹錚到段公館來固然用不着我們通票，我們大伙看他來到，也都躲得遠遠的。因為我們大伙都知道他脾氣大，又好挑毛病，惡狠惡虎似的，當面就能給你來個下不來。小者挨一頓申斥，搞得不好，他跟老段一說，就許把飯碗砸了。旁人還有個靈活，而他是言不二價，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沾他。

不但我們公館裏的人對徐樹錚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，就是段祺瑞左右親信的軍政界要人們對於徐樹錚也很煩惡，有些事，大伙都避諱他，不願意讓他參加。因為無論是什麼事，只要一沾上徐樹錚，就得實行獨裁，聽他一個人的了。

起先我也奇怪，為什麼老頭子對小徐這麼信任呢？慢慢才知道，他不但對段忠心耿耿，一心護着老段，而且他這個人還真有學問，才氣過人。他能在會客的時候，一手批公事，一手拿着耳機子和人家通電話，真是五官並用。再則他的記性也不比常人，可以說是過目不忘，什麼公文、條例，他看的既快，記的又熟，只要老頭兒一問他，他總是對答如流。誰要不信，找出公事來一對，真是一字不差。所以我們同事中常說：「這是人家特才，你想，老頭子能不喜歡麼？」

當時政治舞臺上的要人，如王揖唐、曾毓雋、李思浩、梁鴻志、龔心湛、屈映光、曹汝霖、陸宗輿、吳炳湘……當然都是經常在段公館出現的人物。王揖唐是段的同鄉，也是能文能武，自命不凡的人物，除了小徐，就數他的脾氣大了。段祺瑞是軍人出身，北洋派的軍人當然都要常到段公館走動。每逢督軍團在北京開會，段公

館裏自然是武將如雲了。平時常來的是：吳光新、陸錦、蔡成勛、段芝貴、傅良佐、曲同豐、陳文運等人。吳光新是段祺瑞的舅老爺，我們稱他「吳舅子」，性格非常蠻橫，脾氣大，嘴裏不乾淨，張口就是「好××」，我們常說段宏業脾氣不好，就說：「跟他舅舅似的」。陳文運雖是軍人，却沒有武人習氣，見了我們總是嘻嘻哈哈的，有說有笑。我們也不稱呼他陳師長，總管他叫「陳二爺」。還有個值得提一筆的就是段芝貴。當時人稱段祺瑞為老段、段芝貴是小段。其實二人年齡彷彿，雖是行家，而論起輩分來，小段比老段還長一輩。小段在前清末年官場中，比老段得意得還早一些，可是因為楊翠喜的事情，聲名狼藉，以後他的地位就比老段還差一頭了。段芝貴的弟弟段承斌，曾經做過長蘆鹽運使之類的關差使，也是段公館中號簿上常見面的人物之一。

上面提到的這些人，都是段的親信，來到公館可以在內容廳接見。至於一般來客，都在外客廳會面。段祺瑞的架子很大，一般來客，文官都是道尹以上，武官都是旅長以上。片子遞進去，還不見得能見上一面。有時就由羅鳳閣接見，問問來意。因為段祺瑞不大見客，所以團長、縣長之類的文武官員都很少來，因為誰也不願意來找釘子碰。

這些來客，即使見着段祺瑞，臨走時候，也就是坐在椅子上欠欠屁股，就代表送客了。靳雲鵬後來也做到國務總理了，可是在段祺瑞面前，總是守着學生的規矩，畢恭畢敬，而段也始終

把他當小學生看待，不講什麼禮貌。只有很少數來客，段祺瑞比較表示敬意，臨行時送到二門看他上車，那就是以朋友相待的了。能蒙段祺瑞另眼相看的來客，記得有汪大燮、熊希齡、周學熙、陸徵祥、顏惠慶、李經羲、朱啓鈴、周自齊等，都是一些所謂政客名流。王士珍和段是小站練兵時代的老同事，地位彼此也不相上下，但很難到段公館裏來一次，不過偶然來走動走動罷了。

段祺瑞一向非常嚴肅，無論對誰，都是板着面孔，從來很少露出笑容，更不會說什麼玩笑話。他對來客，也是一概如此。只有一個例外，那就是北洋老將姜桂題，我們稱他作姜羅鍋的。段祺瑞見着姜桂題，照例還要含笑問聲：「老嫂子好！」在他說來，那已經是特殊親暱的表現，不比尋常了。

號簿常見日人名字

在段公館中的號簿上，也不斷出現外國人的名字。但其中美國人似乎沒有，英國人也很少，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。這些日本人往往三五成羣，有時一個人拿片子，而後面跟着一大堆。日本的外交官，什麼小幡、重光，都常來走走。而來得最頻繁、和段祺瑞關係最密切的一個日本人，叫做城口。城口不像一般日本人那麼矮小，長得相當魁梧，而且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，如果你不注意，很難看出他是日本人來。他總是一個人來見段，也不帶翻譯。見段之後，總和段個人密談，也沒有別的人在座。段祺瑞掌握政權的時代，曾向日本大量借款，購買日本軍火，在軍隊裏

還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，所以大家都說段祺瑞親日。不過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。他常說：「咱們對日本，也就是利用一時。這些借款，誰打算還他呀！到時候，一瞪眼完了。」這是老段的如意算盤，而日本人那邊，當然又有他的打算。這個城口大概就是奉他政府的使命，專做段祺瑞的工作的。他來北京，傳達日本政府的意旨，同時了解段這方面的情况。段和日本政府的勾結，據我所知都是通過這個城口來聯繫的。他和段的關係，始終不斷。到段死後，他的南門倉的公館由日本駐軍收購，給了四十萬塊錢，由段遺族分配。這樁交易是由城口經手的。

古板不肯與人說笑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段祺瑞的一天生活，一般說來，都很少變化。

他起來的時間倒不晚，不過他有腿病，因此雖然是軍人出身，從沒見過他打拳練功夫。他每天還得用冰冰腿，公館裏面，一年到頭，都有冰窖送來的冰，供他冰腿之用。有時候，冰腿還不能解決問題，那就得叫姨太太們給捶腿了。

老段起床以後，吃過早飯，就在他書房裏面看公事。當時，一般公事本來應當送到衙門裏，可是有些公事却直接送到公館，由羅鳳閣看過過由以後，送到他辦公桌上等他批閱。此外，還有些公事是由衙門裏派人送來或他自己帶回來看的。看罷公事，就上衙門，中午照例回來吃飯。段祺瑞有個習慣，就是個人單吃，不和他的太太小姐們同桌吃飯，所以廚房裏按時給他開上一桌飯。

有時他留客人和他同吃，有時就自己單吃。逢年過節，也不例外。大年三十，正月初一，一般人家在辭歲拜年以后，總不免全家團聚一堂，吃一桌團圓飯，而段祺瑞却是在辭歲拜年的時候，雖然也把全家人聚在一塊，行禮如儀，可是行禮過後，便回到他的內容廳，仍是個人單吃一桌，並不和全家大小在一道吃飯。他為人古板，一向不與人說笑，所以家裏面人也樂得躲開他，免得拘束。

午飯以後，他就內客廳裏面，睡個午覺。午覺起來，已經是下午兩三點了，這時也許會來客，但照例是下棋的時候居多。他非常喜歡下圍棋，爲了陪他下棋，他養了一批棋手。最早是個鄉下老頭兒，名字叫做「來順」，每天陪他下棋，一個月送他三四十塊錢。後來也許是段祺瑞下得高了，不大喜歡和這個老頭兒下了，就另外邀請了一些高手，如易敬義、張國英、劉有碧、汪雲峰等。這些棋手，互相介紹，越來越多，每天必到，伺候段祺瑞下棋。當然段祺瑞也不能叫他們白效力，都由陸軍部按月送乾薪，每人的薪水，少則八十，多則一百。劉有碧（安徽人）的薪水，每月一百多。單是這項開支，每月總在一千以上。後來有個小孩叫吳清源（福建人），年紀不大，着數挺高，老段挺喜歡他，總叫他陪着下棋。吳清源因此成名，後來到日本去，日本人也挺重視他，他竟入了日本籍，成了日本的國手了。

下午，除了下棋以外，有時還舉行個詩會。段祺瑞左右親信中，有不少是當時有名的詩人。

如王揖唐、曹錕、梁鴻志等都是段公館詩會中的座上客。西席老夫子張漢元，每逢舉行詩會，也照例參加。在詩會上，段自己也做詩，請大家欣賞。總理做詩，大伙還能說不好麼？自然極力恭維。後來，段祺瑞的詩還刻了集子呢。

晚飯時間，也許留棋手或詩人們一同吃晚飯，也許段祺瑞專請人吃晚飯。好在公館裏面廚房是現成的，山珍海味，應有盡有，大師傅的手藝比什麼東興樓、福壽堂還要高，只要有客人吃晚飯，一桌鴨翅席還不是頂起碼的嗎？不過，儘管段公館裏有饌豐美，可是一般客人還不樂意在這裏吃飯。因爲據我所知，由於段祺瑞爲人古板，他自己不喜歡說說笑笑，也不喜歡別人插科打諢，所以在宴會上客人們都感到很拘束，遠不如在外面吃飯，可以隨意一些。

陪他打牌官拜督軍

一到晚飯前後，那一班跑上差的就要忙起來了，因爲晚飯以後，段祺瑞照例要打牌。如果這一天有宴會，來客中有現成的牌手，那自然順理成章，晚飯過後，就可以接着鋪起牌桌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麻將。如果今天沒有牌手，跑上差的就得各處打電話，張羅把牌手約來，好讓段祺瑞在晚飯以後，準時過上牌檯。這些牌手是在棋手、詩人以外，另有一些人物。當然，老段左右親信也有些人常陪他打牌。例如，傅良佐就因爲常陪段打牌，博得他的歡心，湖南督軍出缺，段祺瑞力保傅良佐繼任。我們號房裏面常在背後議論：「傅良佐打牌打出來一個督軍。」這個傅良佐

光禿一個人到了湖南，北京政府裏面的軍隊因為派別關係，對他不出力支持，結果還是被南軍給攆回來了。

段祺瑞的牌手，倒不僅僅限於政界的人，也有商界的人。如銀行界有個金三爺，就是段公館裏的一位牌手，每天晚上輸個一兩千，面不改色。牌打得大，輸贏多，頭錢也就抽得多，所以公館裏面，從跑上差的開始，沒有不盼着打大牌的。

段公館裏牌桌上面最熱鬧的時代，就是那兩次督軍團在北京開會的時候。督軍團開會，常在段公館裏，開完會，就是幾桌麻將。張勳、張懷芝、倪嗣冲都是當時北洋軍隊裏有名的將領。他們在戰場上是是否勇敢，我不知道，可是在賭博場上，却都是以一當十，很有英雄氣概。張勳，當時大伙都知道是有名的辮子軍的張大帥，每逢督軍團開會，他總一早就來了，一來，必然先到段公館。到公館裏，必吃飯，飯後必打牌。我們看他見了段祺瑞，非常恭順，都以為他和段老頭兒特別接近，沒想到後來他會鬧什麼復辟，而段祺瑞又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勳。

總之，段祺瑞的一天生活，簡單地說，就是這樣：早起，飯後看公事，上衙門，中午回家吃飯；午睡後，下棋或做詩；晚飯後，打牌。連軸轉，整套的活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般說來，很少變化。

公館後院門禁森嚴

在我們眼裏，段祺瑞不能不說是個規矩人兒

。打頭一樣，公館裏頭，內外界線分明。府學胡同公館走進頭一個院落，就是一座大樓，這是這所房子的主要建築。前邊的門，直通樓裏邊，可以走進段的外客廳、內客廳、書房。後樓是他內眷的住宅，在他書房有個後門，可以通到後樓。但後邊的内眷老媽子要從後院出來，或者前院的當差、佣人要進後院回房，却不能打從前樓出入。在大樓東邊另有個旁門，在門旁邊有間小房，老段派了兩個老頭兒（孟昭勛、李梅齋）住在小房裏，等於是後院的傳達。我們要有事到後院接頭請示，都得請這兩個老頭兒代為通票。這個後院，上面准我們進去才能進去，誰要無故闖入內宅，讓老段碰見，輕則申斥一頓，重則開除。後院的門禁是十分森嚴的。

至於老段本人，在一般軍閥政客裏，還得說是生活樸素的。當時的闊人們，差不多都有鴉片嗜好，而他不但抽大烟，還最厭惡別人抽大烟。民國初年，正是北京八大胡同盛極一時的時分，差不離的闊人都在胡同裏面花天酒地，把從老百姓身上刮來的造孽錢，盡量在那裏揮霍，有的還從胡同裏把姑娘接出來從良，如玉揖唐、王克敏都是胡同裏面挺有名氣的人物，但我們從來沒聽說過老段去打過茶圍。

當時一般闊人，還喜歡游山玩水，冬天溫泉，夏天北戴河，修建了若干座別墅，把天下的好景緻好山水，佔為個人私有。老段不但沒有修什麼別墅，而且從來不去瀏覽什麼湖光山色。據我所知，他在原籍合肥既無房產也無土地。

民國初年正是京劇有名的演員譚鑫培、梅蘭

芳、楊小樓等人在舞臺上盛極一時的時分，可是老段不但從來沒有到戲園子裏聽過一回戲，更沒有在家裏面辦過一回堂會。每逢太太、外太太們的生日，叫場雜耍來唱上半天八角鼓，就算是公館裏最熱鬧的場面了。至於老段自己，在這種場合，他向來是不露面的。他除了下棋、打牌，沒有別的任何嗜好。

段祺瑞從來沒有搞過生意。家裏需用的東西，都是到鋪子裏選購，逢節算賬，最有來往的就是前門外大柵欄瑞蚨祥。銀行方面的人有很多和他有關係，但沒聽說他在哪家銀行裏投過資本。可是在他經濟上周轉不靈的時候，就親筆寫張白條（不是支票）到金城、大陸就可以提個千兒八百的。我就常替他辦這些事。

前面說過，老段年輕時候，遇裡遇邊，到中年以後，對於服飾也從不考究。老段在家裏的時候穿便服，經常是一件長衫，頭上戴個沒有帽絨的瓜皮帽，別人看見，再也不想這就是威加海內、赫赫有名的大總理。至於他出門的時候，當然也穿軍裝、禮服、西裝，根據出席的場合，隨時變換，不過多麼考究的衣服，穿在他身上也是隨隨便便，有時西服領帶歪在一邊。

段祺瑞自己是道貌岸然，不苟言笑，對待別人要求也很嚴格。記得有這麼回事：有個姓蘇的軍需，買了個小丫頭，才五六歲。蘇軍需的太太對這個丫頭非常虐待，常把這個孩子打得鼻青眼腫，鬼哭神嚎。這回事不知道怎麼傳到老段的耳裏了，他勃然大怒，立刻叫人把蘇軍需和這小丫頭都給傳來，他自己在客廳裏等着問話。兩邊

都站着副官馬弁，我們都圍在客廳外邊看，那個神氣就彷彿衙門裏坐大堂一樣，真是威風凜凜、殺氣騰騰。一會功夫，把蘇軍需和那小丫頭帶到了。老段坐在那裏，桌子拍得山響，吹鬚子瞪眼睛，把那個蘇軍需臭罵一頓，還直叫左右用軍棍重責四十，蘇軍需嚇得渾身發抖，跪在地下，真是磕頭如搗蒜一般，連聲認錯。

老段罵了半天，氣才慢慢消下去，吩咐把這個小丫頭送到後院，讓太太們把她收容下來。於是公館裏面的這場風暴才算平息下去。這個小丫頭被派伺候六小姐，還取了個名字叫做如意。長大以後，由老段作主，嫁給了一個公館裏當差的。

不許收紅包不受禮

由於老段的脾氣大，治家嚴，我們一個個膽戰心驚，惟恐出錯。前清時代遺留下來一個陋規，一般宰相大官的門房，都有「門包」，真和戲臺上打嚴嵩的嚴俠的一樣，沒有「大禮三百二，小禮二百四」，休想見着宰相的金面。但是段公館裏却從來不許來客對號房送門包、拉交情。有人來會，號房的傳達長拿着名片上去回，見不見，完全由老段自己決定，誰也當不了他的家。我聽他們說，老段在前清時代，最恨這些「門包」，大概他自己曾經吃過這種苦頭吧，所以後來官做大了，曾經給朝廷上過奏摺。我聽說，老段不許號房向來客需索門包，說誰要有這個事，他真能把你槍斃了。因此，客人來了，連忙向他回稟，他說見就見，他說不見，還得用好話向來客道乏。

老段不許門房收門包，他自己也表示決不受禮。每逢年節，北京的習慣，照例是要送禮的。外省的大員給京官送禮，也是前清時代留下來的規矩。可是段公館裏每逢有人將禮物送來，就由門房送到他內客廳的門口的條案上，等他親自過目。他總是仔細的看了又看，然後揀一兩樣不值錢的東西收下，其餘一概璧回。當年外省的督軍、巡閱使常常送禮。我記得有一次齊燮元送來的禮物，在禮單上面一樣一樣足有二十樣，有幾扇圍屏上面都是用各種寶石鑲嵌的，五光十色，我們看了十分可愛，心想這份禮物送得不輕，老頭兒不能不喜歡，不料他也照例璧謝。還有一次張作霖從東三省派人送來江魚、黃羊等禮物一大堆。

張作霖的副官再三請他賞收，他才勉強收了兩條江魚，這彷彿已經是很大的交情了。當時北京軍政界中都知道他有這個脾氣，所以大伙都不敢不送，又不敢多送。只有一次，馮玉祥派人給他送來一個大南瓜，他倒非常中意，一體全收，沒有璧回。

在舊社會裏一向有人走公館的門路，託大官們的號房、當差、老媽子或者太太、姨太太、少爺、小姐，瞧機會在大官面前美言幾句，就能當上很好的差使。但是在段公館裏這條路子却走不通，因為他的事向來由他自己做主。公館裏面的日常事務，固然由張夫人當家，但是在公事上，張夫人也說不進一句話去。就拿外邊送禮說吧，收不收，得聽他的，他說不收，別人誰也不敢收，張夫人說了也不能算數，公事就更不用提了。要想靠太太、姨太太說句話，謀個事，那是準碰釘

子，決辦不到。像大姨太的爹，二姨太的哥哥，由他給個名義，拿點乾薪，那還可以。如果姨太太想替誰謀個事，他準瞪着眼睛審你。聽說從前有個老媽子託一位姨太太說句話，替她的親戚找個小差使，這一來把他的鼻子都氣歪了，說：「好哇！你們要賣官是怎麼着？得了人家多少錢？快說！」自此以後，凡是在公館裏當差的，逢有親戚朋友託找事，只可以找個機會跟旁人說。好在公館裏出出入入的大官們不少，跟誰提一句，誰不給個面子呀！不過要跟老段自己去說，誰也沒有那麼大膽子。就連段宏業，當時赫赫有名的段大公子，可是也怕他爹，見了他爹，一樣說不出話來。他不常在家，更不敢說公事。至於他在外面，怎樣打着他爹的旗號，招搖撞騙，幹些鬼畫符的事，那又另當別論了。

段祺瑞脾氣大，不好說話，公館裏面，上上下下，大人小孩見了他都害怕，這是事實，可是結果怎麼樣呢？他最恨人抽大烟，但從張夫人抽大烟開始，一個個姨太太也都學上樣了，背着老段，沒有人不抽烟的。他的當上差的還因為犯了白麵癮倒在馬路上。段宏業見了他爹固然和老鼠見了貓一樣，但在外面狂嫖濫賭，窩子裏接出來的姨太太，甩了一個又一個。他的公館裏面內外界限分明，可是他的姨太太們常常溜出公館，聽戲、看電影、逛市場，招蜂引蝶，他都和裝在葫蘆裏一樣，毫無覺察。他究竟是真糊塗，還是裝糊塗，那我們就不知道了。

一通電報再造共和

一九一六年六月，袁世凱死後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段祺瑞當了國務總理。可是不久段跟黎鬧翻了，他的脾氣上來，乾脆把紗帽一撂，搬到天津住起來了。公館裏上上下下大部份跟着段祺瑞到天津，住在義租界二馬路，府學胡同的公館裏只留下少數的人照料着。段到天津以後，照樣是下棋、打牌，可也免不了有人來找他，商量國家大事。究竟商量些什麼，當然我們一點也不清楚。有一次隱隱約約聽說，張勳進京，準備把中華民國的招牌取消，請前清的小皇帝重登寶座。就在這兩天，我們看見段祺瑞面色陰沉，眉頭緊皺。本來他就板着一張臉，輕易不見笑容，這一來，更透着陰森森的。我們都躲他遠遠的，怕他找着你發一頓脾氣。

一九一七年六月裏的一天晚上，突然梁啟超來找他。兩個人在裏面秘密商量了好半天，就聽說總理跟梁總長要出門。當天半夜，段和梁啟超帶着少數隨從就離開了公館，第二天才回來。我們雖然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可是從他臉上望去，似乎陰沉的面容，有點開朗，眉頭也鬆開了一點，不像那麼面孔鐵緊了。

第二天我們就聽說，段梁二人乘坐專車到了馬廠，見着第八師師長李長泰，和他一商量，就算決定了，要反對清室復辟，就發出一份通電，聽說電文還是梁啟超起的稿。當時段雖然不當總理了，可是各省的督軍、師長，不是他的門生，就是他的舊部，所以這通電報發出以後，立刻得到全國的響應。於是段又折騰起來了，不到一個星期，就把張勳攆走了。事成以後，我聽說段會

邀梁啟超共事，梁沒有就，說：「我只能給總理當個書記，寫個稿子，別的事恐怕我擔當不下來。」

張勳被攆走以後，段祺瑞又重回北京。這時黎元洪已經被張勳逼走了，當然不能再回來當總統。不知怎麼，總統就落到馮國璋的頭上。自從反對復辟以後，我們公館裏面對於老段當然另有一番看法。有的就說：「還是老頭兒有辦法，上次一個電報，就叫清室讓了位，把袁世凱捧上了大總統的寶座；這一回又是一個電報，攆走了張勳，取消了復辟，把馮國璋捧上了大總統的寶座！」社會上面這時當然也有許多人對段歌功頌德，說他是「再造共和」。

我進段公館的時候，馮國璋正在南京當江蘇督軍，每回進京，都短不了到段公館裏來。我聽說他和老段早年換過帖，老段見面就稱呼他做三哥，兩個人挺有個近乎勁兒。就拿公館裏的汽車說吧，連車子帶司機都是這位老盟兄送的。在袁世凱準備當皇上的時候，老段曾和馮有電報往還，兩個人採取了一致的行動，反對帝制。這次馮當了總統，段還當總理，都是北洋老人，又是盟兄弟，還能不密切合作嗎？沒想到，段的脾氣格色，什麼事都得他說了算。聽說兩個人都各有一套，捏不到一塊兒去，馮國璋終於被段祺瑞逼走了。馮國璋之後是徐世昌繼任總統，段祺瑞仍是剛復自用，到一九二〇年終於發生了直皖戰爭。戰爭失敗，大事已去，可是老段還住在公館裏不動。人們勸他避避風頭，他堅決不聽，他表示，聽憑他們處理吧。當時公館裏面，上上下下，

當然人心惶惶，但看老段沉住了氣，我們想他一定心中有底，也就等着瞧吧。果然，戰事結束以後，徐樹錚、曾毓雋、李思浩、段芝貴等人，都被列為禍首，懸賞通緝，而對於老段毫無傷損。不過，這一來，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，於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。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壽街。

遷居天津吃齋念佛

段祺瑞全家搬到天津以後，算是下了野了，不能像在北京的時候一樣，日常開支由陸軍部之類的政府機關負擔，如家裏吃的糧食由陸軍部領，棋手的費用由陸軍部開支，現在都做不到了。生活方面，不得不稍加緊縮。公館裏的男女傭人，都裁去了一些。棋手也減少了幾位，可是每天還有人來陪他下棋。

他的一天生活，也沒有很大的變化。除了上午已經沒有衙門可上，早飯以後就看看書或會會客，午飯後休息起來仍舊是下棋、作詩，晚飯之後，還是打牌消遣。只是自從來到天津之後，老段開始吃齋唸佛起來。他原來一向是單開伙食，不和家裏人一同進餐的，現在他開始吃素，家裏面仍舊吃葷，請客時也用葷席，他自己專備兩三樣素菜。他平時最愛吃南方的豆豉，更成了每餐不可缺少的肴饌了。他吃素，可是吃雞蛋。他專養了幾隻母雞，沒有公雞，這樣下的雞蛋，據說是素的，可以吃。他在家裏開了一間佛堂，清晨起來，焚香誦經，成爲他照例的功課，後來一直堅持下去，始終沒有改變。

段祺瑞雖然吃齋念佛，但並沒有做到四大皆空，看破紅塵。他的學生、舊部每來公館看他，常說現在國內遍地烽火，人民塗炭，長此以往，國將不國了。今後要收拾這盤殘棋，使老百姓能過個太平日子，還非老師東山再起不可！他每逢聽到這類恭維話，雖然嘴裏不說什麼，但那冷若冰霜的面孔上，也不禁多少露出一些笑容，可見這些話是打進他的心坎裏去了。

這時每天來訪的客人，在號簿上面仍舊不斷出現日本人的很繞嘴難記的名字，前面說過的城口，更是經常在公館裏出現。城口常來天津，一到天津，便住在段祺瑞的舅老爺吳光新家裏。

東山再起臨時執政

一九二四年的秋天，直奉之間爆發了第二次戰爭，吳佩孚敗退天津，沒和段祺瑞見面，可是聽說來過一封信。有人說：「吳小鬼到了十分的勁兒了，無路可走了，要求老頭兒給援助一下。」後來又聽說，段曾回了吳一封信，叫他離開天津，奔山東去。公館裏面有人說：「老頭兒眼看著吳小鬼掉在井裏頭了，小辮提一提，指給他一條明路。」有人就說：「上次直皖戰爭，老頭兒失敗了。吳佩孚通緝別人，沒傷損老頭兒一根毫毛，所以這時候老頭兒也不能不關照他一下。」吳佩孚的糧臺、彈藥都在火車上，臨走時不能帶走，就在火車上貼了一個條子，「移交段督辦」。吳佩孚走後，北京政府實際上成了沒有政府的局面。張作霖、馮玉祥先後都到天津來了，和段祺瑞見了幾次面，開了幾次會。聽說，曾經打

電報請廣東的孫中山到北京來主持一切。不過，不知怎麼，沒等孫中山來到，就把段祺瑞捧了出來，當了北京政府的「臨時執政。」正應了那些人說的話，「東山再起」了。一時公館裏面喜氣洋洋，大家紛紛收拾，準備跟隨段祺瑞重回北京。

北京東直門內南門倉，有塊空地，叫做「空府」，大概在早年曾經是什麼王侯的府邸，後來荒廢下來，成了一片空地。當段祺瑞在京時便計畫在那裏修建一所公館。那處的地皮很大，需要的磚瓦很多，老段便自己開鑿燒磚。有個叫魏延平的，懂得建築工程，便委託他畫圖監工，在那裏建了一所規模相當宏偉的大公館。這所公館前後有四個大院子，還有若干跨院，在東部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園，裏面有座小樓。後邊還有座大花園，一進門堆有假山。通後花園有道小河，可以栽種荷花。這所宅子蓋成後，段祺瑞還沒有搬進去，就發生了戰事，失敗後，段即下野，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。這次重回北京，雖然將執政政府設在鐵獅子胡同陸軍部的舊址，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門倉這所建成而沒有住過的新公館。他的住處在公館的北部，東半邊是馬號，還有有衛隊。那座小樓便成爲他個人誦經的靜室。他雖然又重新出山做了執政，却仍舊吃齋念佛，把靜坐唸經作爲他的一項日課，每天一定堅持決不放鬆。住宅南部還有一處房子，便送給張夫人過繼的兄弟張緒堂了。

修建南門倉公館這筆款是哪裏來的呢？原來是他的門生舊部大伙湊集起來的。聽說是營長以

上，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，一總湊了四十萬塊錢，才買下了這塊地皮，蓋成了這座公館。我隨段祺瑞回到北京以後，仍舊在號房裏工作，可是却給了我一個「執政府承啓」的名義，這表示我已經不是他私人僱用的僕從，而是政府正式委用的人員，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用「王杜計」名義，三人合領一份兵餉了。

段祺瑞這次重回北京，他的一天生活，仍然和過去一樣，不過在早晨起床後增加了一項日課，到小樓上唸經，然後用早飯，早飯後上執政政府。中午回來午飯，午飯後，照例休息片刻，仍舊是下棋，或作詩。晚飯以後，仍舊是以打牌消遣。不過在他上執政政府或從執政政府回來的時候，事前就和地面上有聯絡，淨了街。在他沿途經過的這一段馬路上，軍警佈得滿滿的，三五步就是一個崗，斷絕交通，要等他汽車走過以後，才將崗警撤去，恢復交通。這點威風，是他過去所沒有的。

我在他公館裏這些年，很少見他出門拜客。這一次回京，當了執政，却居然聽說他去拜過幾回客，當然這個客人來歷不小，不是尋常之輩了。細一打聽，才知道是去拜會孫中山。原來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，段祺瑞與張作霖、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家大計，可是等孫中山來到北京的時候，段祺瑞已經當了臨時執政了。孫中山來京以後，住在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公館裏，來到以後就犯了病。因爲去看望孫中山，段祺瑞曾到顧維鈞公館去過多次。當時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同來北京，也常來段公館和段見面。段去看孫中

山時，當然也不短和汪精衛碰頭。我會聽說，有一次和汪見面時，不知爲了一件什麼事情，兩人話不投機，愈說愈擰，段祺瑞挺不痛快，兩個人很生了一回氣。我在號房裏，仍然繼續管着號簿登記的事。從號簿上面看來，每天來訪的客人，比過去有多無少。不過在過去常來的客人中，有些人死去了，有些人踪跡較疏了，有些人因爲幾次戰事彼此感情發生裂痕不再來往了。至於和段接近的那些人，如王揖唐、曾毓雋等等當然仍舊是段公館裏的常客。只有徐樹錚聽說到國外考察去了，一直沒有到南門倉段公館裏露面。在現在這些親信的客人中，和當年小徐一樣，態度特別跋扈令人側目的，就是梁鴻志。梁鴻志雖是文人，可是個性也很強，什麼話必得他說了算，很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。有一次爲了一個文稿，和許世英爭論得面紅耳赤，最後還是依了梁鴻志的主意。我們在背後議論，梁鴻志是第二個徐樹錚。

徐樹錚遇害最生氣

過去段祺瑞當國務總理的時候，因爲獨攬大權，所以和歷任總統都搞不到一塊兒。這一回當上了執政，總算是一國元首了，可以爲所欲爲施展一下個人的抱負了。那裏知道，滿不是那麼回事。因爲段祺瑞這次「東山再起」，是張作霖和馮玉祥擁戴出來的。張、馮擁戴，也並不是打心眼裏樂意，不過是他兩人各有私心，相持不下，只好請段出來先搭個橋罷了。不久張、馮因爲爭奪地盤，吵鬧不休，段還得居間調停。所以段祺

瑞雖然高高在上當了執政，也正如當年的黎元洪、徐世昌一樣，不知生了多少悶氣。有一件事使老段動了真氣，那就是徐樹錚的遇害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，徐樹錚從國外回來，興高采烈地來見段。段一見他，透着挺不高興，彷彿說：「這時候你回來幹什麼？」攆他快走。小徐在京住了不過幾天，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離開北京乘坐專車南下。沒想到專車開到廊坊，便發生了事故。當時報紙上登載說是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替父報仇，其實誰都知道是馮玉祥的主意。當時一般空氣對小徐不利，老段當然早有耳聞，所以見徐來到北京，立刻催他快走，不料最後還是難逃別人的毒手。小徐是老段一生中最高信的人物，竟在他身任執政的期間，又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，糊里糊塗被人殺掉了，段祺瑞如何能够不氣！由於徐樹錚的死，老段鼻子又氣歪過一回，大半天不能正過來。老段當了執政，真是號令不出國門一步，執政的風光只表現在出門的時候淨淨街而已。所以連他的舅老爺吳光新都看出苗頭來了，借着到日本觀操的名義，一去不復返了。

姨太太胡搞被休掉

段祺瑞的執政下臺以後，第三次到天津過寓公生活，這一次住在日租界須磨街，和王揖唐的公館正對面。

南門倉的公館只留下一個趙文貴帶着幾個人照看，全上上下下都跟老段到了天津。段下野

以後，公館的規模縮小了。廚房裏面只剩下八九個人。當差打雜的，連看門的在內，不過十來個人。原來姨太太一個屋裏有三四個老媽子，現在也就是一兩個人。他的總管孫榮貴在民國五年就死了，以後換過秦瑞廷、李慶雲等幾個人。他每次換總管，都是從老人裏面找。這次到天津，總管周克勤又走了，公館裏面當差的的老的，小的小，要不然就是目不識丁，不能够寫寫算算，實在找不出人來了，才派我給他當總管。

過去在北京的時候，家務事都由張夫人作主，現在老段比過去認真了，每月的日常開支，如柴米油鹽以及烟卷茶葉之類，都要一天一天記在賬本上，每月送給他過目。當時他的生活費用，光是這些日常開支，每月大概在五六百塊錢以上，在他說來，那已經是十分節約的了。我給他管這本小賬，一管就是兩年多。一九二八年，段祺瑞帶着張夫人和二姨太到大連住了日子不少，公館裏的人們仍舊住在天津日租界。他的幾個年輕的姨太太們平素就背着老段常常出去聽戲、看電影，老段走後，就更肆無忌憚了，經常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出去逛張園、划船，天天晚上要到深夜半夜才回來。我一看這樣搞下去，萬一發生什麼事情，這個責任我可擔負不起，就規定每天晚上十一點上門，關照姨太太們，出門的時候，務必在十一點以前回來，過了十一點，上了門，任憑是誰我可就不開了。執政不在家，門戶不得不格外小心。

前面說過，老段一生氣，鼻子就歪了，所以人家都管他叫歪鼻子。起先我還不相信，後來親

眼看見過幾回，才知道不是別人捏造的。不過，由於我個人的緣故，惹他動了回大氣，甚至氣歪了鼻子，十幾年來只有一次，我直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。

那是一九二九年，段祺瑞從大連回來以後不久，忽然吩咐我把他的三姨太太（我們平時稱她作劉三的那位）送回北京。我當然遵命辦理，把劉三送到朝陽門里南小街竹竿巷她的娘家，見着了她的媽，我們稱呼她劉老太太。臨走時，我說：「明天我就回天津，您有什麼事沒有？」她們娘兒倆什麼話都沒有說，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天津，向老段復命。老段說：「以後每月給她寄三十塊錢去。」下一個月，我當然照辦，並把這筆開支記在賬本上面「付三姨太太三十元」。月底，我照例把賬本送給老段審核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把賬本一扔，什麼話不說，鼻子立刻就歪了。我一看他動了真氣，我也不知道那筆賬寫的不對，也不敢問，心想等下去，不是等着挨揍嗎？只好把賬本拾起，放在他桌子上，悄悄溜了出來。隔了一天，我得去領賬本呀，又到他房裏去了。他看見我，指着賬本說：「以後不許叫她三姨太太，寫劉氏。」我當然唯唯稱是，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。可是為什麼不許稱三姨太太要改稱劉氏呢？過後老媽子們議論，才知道劉三不規矩，事機不密，被老頭子發覺了，把她休回去了。而且說也奇怪，和劉三胡搞的，不是外人，竟是段宏業的兒子大旺。劉三走後，她生的兒子十二仍舊留在公館裏，由奶媽撫養着。

段祺瑞的姨太太們由於我看家時期，門戶太

緊，當時嘴裏雖然沒有說什麼，心裏可把我恨透了。等到劉三被老段送回北京，劉四、李五她們兔死狐悲，把這口毒氣噴到我的身上，想在老段面前撥弄是非，又不敢自己出頭。這幾個姨太太平素都把姑奶奶捧得挺不錯，就把姑奶奶鼓動出來，在老段面前告了我一狀，說我沒規矩，不把她們放在眼裏，非把我攆走不可。老段起初還不聽，可是這位姑奶奶說：「你要再留下他，那我就沒法兒在公館裏住下去了。」這樣老段才決定叫我回北京。張夫人聽了，還問老段說：「你幹嘛叫小王走呀！」老段說：「姑奶奶說的，要留下他，姑奶奶就要走了，我能讓姑奶奶走嗎？」這一來，張夫人當然不好再說什麼了。於是我離開了天津段公館回到北京閉住。

我回到北京有半年光景，有一天看見老段的四姨太太劉四坐着一輛洋車從鐵獅子胡同走過，我很奇怪，向別人一打聽，才知道劉四也和劉三一樣，被老段打發回娘家來了。後來聽說劉四嫁給了一個在報館作事的，日子過得還不壞。又過了一些時候，有一天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綱到北京來，派人把我找去見他，說：「現在我在天津就了個小事，營業稅處的處長，你給我幫忙去吧。」當然，我在家裏閑住也住不起，段宏綱有這分好意，我自然挺感激，就隨他到天津，在營業稅處第一分處（英租界）當辦事員。過了幾個月，調到河北地緯路總處里在庶務上辦事，又過了幾個月，便派我到會計室擔任會計主任。我雖然離開了段公館，可是十幾年的老人，沒事的時候，短不了到段公館裏去串個門兒。

三次下野由津南下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人在東北製造了「九一八事變」，妄圖併吞我國的東北四省。可是他們又不敢立即明目張膽地統治東北，很想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找一個適當的人物，給他們做個傀儡。由於段祺瑞過去的地位和他同日本人的歷史關係，就成了日本小鬼最適當的對象之一。於是日本人如城口等等，便三三兩兩，陸續在須磨街段公館出現。而老段的親信，也有一些人如梁鴻志等，利慾薰心，希望老段再一次東山再起，也在一旁打邊鼓，極力慫恿。

蔣介石風聞老段被日人包圍，恐有不妥，便派人接段到南方去。這一天，段宏綱忽然把我找去說：「老頭子已經答應老蔣到南邊去了。我也決定跟他去。營業稅處的事就委託你替我辦交代。這裏交代完了，宅子裏一些零碎事，你也給料理料理。宅裏有些人跟着到南邊去，可是帶不了這麼些人，你發給他們每人三個月遣散費，讓他們回家。還有租界裏的自來水、電燈等等費用，也別欠人家的，一項一項還清了，就算你手續交代了。事情辦完了，你也回北京去吧。咱們後會有期。」我聽他說完，當然表示一定照辦，還到段公館裏看看老段和張夫人。在他們動身那一天，我送到車站上，替他們張羅一切。張夫人、二、五兩位姨太太、姑奶奶，上上下下下一共幾十口人，都隨老段一同到南邊去了。他們在上海住的是霞飛路陳調元的公館。老段走後，我先把段宏綱營業稅處的交代辦清，就到公館裏替他結束善

後。這些傭人，有的跟隨老段多年，很不願意走。我費了好些唇舌，才把他們一個一個對付走了。再把水、電手續一一開銷清楚，把房子交還房東，我也就離開天津回到北京來了。

政要羣集北京接靈

一九三六年，段祺瑞死在上海，聽說臨終時還親筆寫了一個「八勿」遺囑。當時蔣介石的意思本想在南方給老段安葬，段宏業不同意，不知道他有什麼理由，堅持一定要運回北京來。當段的靈柩運到北京時，我也到車站去迎接。宋哲元、秦德純等等華北政權的要人，以及老段生前的親戚、門生、舊部，也紛紛到車站來接靈。當時吳佩孚在四川、西北過的一段流亡生活已經回到北京，住在什錦花園。他平素雖然很少到段公館走動，這一天也親自到車站來迎接他這位老師的靈柩。

靈柩到站以後，先抬到西直門旁邊一個廟裏停放，迎靈的人分批前去上祭。第二天早晨就把靈柩運到西山臥佛寺，停在該寺北屋西里間，砌了一段洋灰牆和外間隔斷。段宏業當時也曾爲他爸爸在八寶山等處找墳地，東看風水，西瞧地理，怎麼也沒看好一塊合適的葬地。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日本帝國主義進佔華北。北京成了敵僞在華北統治的中心，日本的機關、軍隊、文武官員陸續進入北京，一方面大興土木，一方面便儘量佔用北京原有的王公府第大小公館，段祺瑞的南門倉公館自然也被日本人看中了。由於段祺瑞生前和日本人有些因緣，遂由日人城出口

面交涉，給了段家四十萬塊錢將房產買下。

珍藏文件付之一炬

這天有個過去在段公館裏的舊同事來找我，說：「日本人催着段府上騰房呢。大爺（段宏業）派大旺來了，咱們去看看，順便給幫幫忙，你看怎麼樣？」我想，多少年的關係，這也是份內的事，便和他一塊到南門倉去，看見趙文貴帶着幾個伙子忙得兩腳朝天，還有段家幾個親戚在旁邊跟着忙合。院子裏點着了一堆火，大旺揮着伙子們把許多書、報、文件，一堆一堆地抱着往火堆裏扔，旁邊還有幾個人拿着小棍在火裡撥弄着，免得火勢太大了，把房子點着了。老段六十歲的時候，曾經辦過一次六十大慶，當時政府要人如吳佩孚、靳雲鵬等都送有詩文、對聯，事後段公館曾把它印成兩冊《延慶錄》，粉紙鉛印，裝訂得相當考究。這本《延慶錄》印成以後，曾經分送給親友們做爲紀念，但公館中還剩下不少，現在就一本一本送到火堆裏燒化了。不但如此，連段祺瑞生前虔誠誦誦的佛經，也沒有逃出這場劫數。我在旁邊跟着招呼料理，信手一翻，看見一捆一捆的信件，拆開大致看看，都是過去軍政要人和老段往來的私信，有許多是本人親筆寫的。我當時自然不了解這些信件都是很寶貴的。我當時自然不了解這些信件都是很寶貴的。

第一手文史資料，也送到火堆裏付之一炬。大家正在忙亂的時候，有一個段家的親戚，忽然從火堆裏拿出一冊很大的木版線裝書，拿過來看了兩眼，大聲向大旺說：「這是你府上的家譜呀，也燒了麼？我看應留一留吧！」大旺點點頭。但在

書堆裏找了半天，再也湊不成全部，大概已經放在火堆裏燒成灰燼了。公館裏的文件、書籍燒完以後，接着就把各種木器家具和房內擺設的古董玩物，陸續續續抬到公館門口一字排開陳列起，於是大街上立刻形成了一個臨時的小市。北京城裏的拍賣行、古玩店都派了有限力的伙計前來瞧貨。這些傢俱、古玩，很快就被這些商人們用很低的價錢成批買去。

死後沒有葬身之地

日本人進入北京之後，不僅沒有放過段祺瑞生前的公館，而且也沒有放過他死後停靈的所在。臥佛寺也被日本人徵用了，催着段家把段祺瑞的靈柩移出去。段宏業找了許久，却沒有找着一塊滿意的風水地，現在叫他移靈，當然更抓瞎了。幸而段祺瑞的三弟段子猷的兒子，曾給段子猷在西郊置了塊墳地，於是就把段祺瑞的靈柩匆匆忙忙地從臥佛寺中起出，移到段子猷墳地南面，就靠着大道邊埋葬了下去。有些和老段生前友好的人都感嘆地說：「沒想到老頭子轟轟烈烈一輩子，死後會沒有一塊葬身的地方！」

一九五〇年，我在街道上當養路大隊長，參加勞動的人都在東四八條休息，我給他們送茶送水，突然一個青年人過來向我招呼。我乍一看，真愣住了，沒認出是誰來，細一端詳，才認出是段祺瑞的小兒子——十二，就是劉三所生的兒子。他本來是雙胎，却只留下他一個，大名字叫什麼我不記得了。只記得他的小名兒叫十二。原來他在解放後參加勞動，當上養路工人了。我和他

攀談了半天，才知道他又和他媽一塊兒過呢。
我們兩個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短不了談些段公館的事：張夫人死在上海了。二、五姨太送了老段的終，李五也回到北京娘家，改嫁別人了。

。段宏業在解放後不久就死了。大旺原來娶的是雙心湛的女兒，因為大旺又討了個日本女人，就和原配離了婚。解放以後，大旺也死在天津了，留下兩個男孩子。段宏業還有幾個姨太太，也生

了幾個兒女，解放後都在天津上學，現在有的已經在小學裏當教員了。自從這次我和十二見面以後，又前後遇見過兩次，聽說他現在在郊外一個學校裏當動雜人員。

中外文
庫之二
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全一冊新臺幣貳佰元
喬 家 才 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峩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。郝亞雄十不死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啓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等多篇，篇篇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定價新臺幣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